

书系
说
蔡骏监制



今生啊缘分成灾
来生穿雾踏霜来
撕开伤口装笑脸
剖开胸膛埋了爱
你的容颜仍归来
你的笑容还在

情人俑

胡西东

著

无可奈何的情殇 步步杀机的探索

尘封千年的古墓已经开启，纠缠两世的恩怨延续至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情人俑 / 胡西东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104-0463-4

I. 情…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9540号

情人俑

作 者: 胡西东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张柳雯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60千字 印张: 14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463-4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情

胡西东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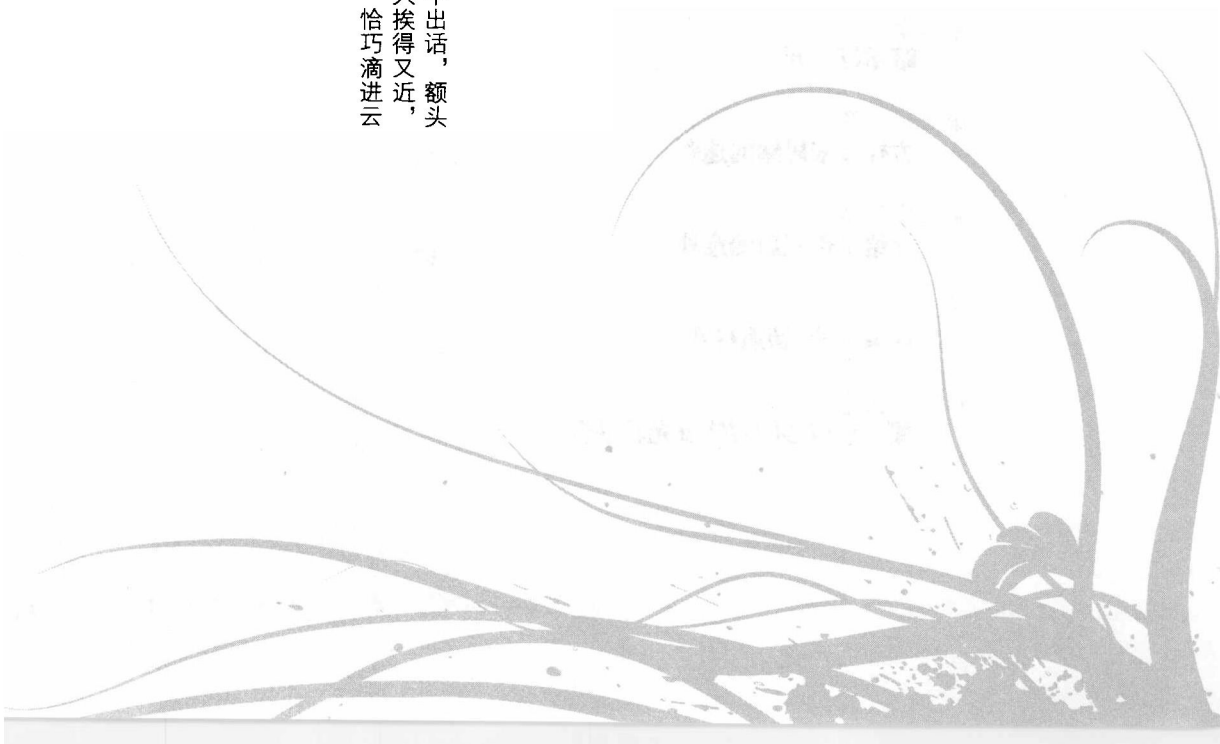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春光里	004
第二章 谁的背影在游移	014
第三章 过不去的河流淌着神秘	022
第四章 怨幻觉太美丽	033
第五章 恍惚中一把刀杀死自己	043
第六章 斑驳的门外老婆婆笑得诡异	053
第七章 曲径通幽荡漾着绝望	062
第八章 可知道错乱是崩溃的预告期	070
第九章 看往事如烟还荒唐	078
第十章 当年的盛况	087
第十一章 当年的疯狂	096
第十二章 捞不尽眸子里那些忧伤	105

目录

第十三章	114
看不完人世间多少悲凉	
第十四章	123
铸就了灯火阑珊两生花开	
第十五章	131
深宫依窗台 盼郎来	
第十六章	140
揣测那一串梦境两种可能在摇摆	
第十七章	148
痛苦表情一直流传淹埋	
第十八章	157
无心伤害 遗毒沧海	
第十九章	165
战战兢兢 里里外外	
第二十章	174
暗示泛滥开	
第二十一章	183
古往今来思绪的迷彩	
第二十二章	192
分给了你荒唐的意外	
第二十三章	200
欢愉枯萎 情遭村寨	
第二十四章	207
那一夜伤心的刀锋反光着最爱	

第一章 春光里

季怀古和云静灼热的目光一对上，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额头汗水涔涔而下，更不幸的是他比云静要高出半个头，两人挨得又近，那汗水由前额至面颊，由面颊至下巴，最后由下巴滴落，恰巧滴进云静敞开的衣领，顺着白嫩滑腻的乳沟流淌。



窗外的景色不断飘过，灿烂艳丽的桃花、嫩黄吐蕊的修竹、清澈见底的水塘……就像一张张风景幻灯片般被快速地拖动中。

春天真是充满诗意的季节，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中，连一向视现代诗歌为工业文明垃圾的季怀古教授都禁不住诗兴大发。

在这样的美景中，列车吵闹的轰鸣声似乎也可以忽略不计。季怀古想将这份好心情和学生一起分享，朝对面一看，不禁连连摇头。

真是对牛弹琴啊！这两个学生当然也忽略了列车的轰鸣声，但却不是因为春光明媚，而是因为……天啊，看看他们的睡姿是多么的优雅，打鼾是多么的曲径通幽、出类拔萃！

这一对活宝就是他堂堂季怀古教授的得意门生——顾方言和云静。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样的老师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这两个家伙不会在自己的言传身教下变成了这般模样吧，季怀古捏捏自己的耳垂，心想：自己还真是误人子弟啊。

说起来，他这个教授比这两个学生也大不了几岁，只是由于家学渊源，比别人早认几年汉字，小学学初中课程，初中学高中课程，直接跳级高考，十五岁进入B大历史系。十八岁通过研究所答辩，留校任教，然后专修考古，二十一岁获得博士学位，隔年因为发表极具分量的学术论文，破格获得教授职称。这在B大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季怀古暗地里赞誉父亲的眼光，自小给他取的名字就是“怀古”，摆明了跟历史考古脱不了干系，真是有先见之明啊。

别看季怀古这个名字老气横秋，认识季教授的人都知道，这位教授可是个麻辣教授、问题教授，言行举止怎么看都没有教授相，嘻嘻哈哈和学生称兄道弟，不成体统至极。但事实总是让人大跌眼镜，季怀古带出来的学生个个都出类拔萃。

也正因为这样，季怀古教授在B大学生的眼中成了反经典反传统反卫道士的代表，大受学生的追捧和欢迎，每个历史考古研究生都以能进入季怀古的门下而骄傲。

季怀古摸出口袋里那张泛黄的相片，那是父亲在他临行前亲自赶到B大交

给他的，他还记得父亲当时的表情，有些尴尬，又有些害羞。父亲说：“你去那里，有时间的话，帮我留意一下有没有照片上这个人的消息？”

季怀古拍拍老头子的肩膀，开玩笑地问他：“爸，不简单啊，还保留着老情人的照片。”

季爸爸笑骂：“兔崽子，让你留意就留意，哪来那么多废话。”

“好好好，留意就留意……不过，妈也去了这么多年了，你要和老情人重温旧梦，我可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骨头痒了不是？”季爸爸乌碌碌圆眼一瞪，顿时有了暴力倾向，知父莫若子，季怀古当然明白要见风使舵，连连打哈哈，“不痒不痒，痒了我自己挠。”

“臭小子，你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吧，三十多岁的人，老大不小了！”

季怀古最怕父亲提这个！开玩笑，三十二岁就结婚，那他季怀古这一辈子不就完蛋了，暗恋自己的女学生还不排起队来跳教学楼啊，这种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的做法还是等到自己爬不动的时候再实行吧。

季怀古连忙岔开话题：“不说了不说了，不过你得把照片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他虽然是教授，可老爸却是他的教头，不想皮肉受罪，还是乖乖听话比较保险。

季爸爸叹了口气，沉吟片刻说：“名字……还是算了吧，就这样，能找着，能撞着，是缘分，找不着了，那也是缘分尽了，毕竟这么多年，我也不苛求了……”

季怀古很少看到父亲如此严肃的样子，也就不敢再问，在父亲的絮絮叨叨声中，满腹狐疑地把照片装进口袋。

这趟列车的终点站是武吉市，也是季怀古的学生顾方言的老家。顾方言出生在武吉，在北城长大。

三天前，青年教授季怀古接到文化主管部门的电话，说是在西部N省武吉市的郊区，某砖瓦厂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汉代古墓，武吉市文物管理处马上采取保护措施，并报告了上级主管部门，考虑到季怀古教授是考古界的汉学专家，所以主管部门才给他下了聘书，委托他全权负责这次的文物挖掘清理工作。

我们尊敬的季怀古教授一边吞着口水斜眼偷看女弟子云静领口下露出的雪白胸脯，一边左右手各伸出一个指头，戳了戳云静和顾方言的额头，皱着眉头苦着一张脸说：“咱们下一站就到啦，快醒醒，看看你们两个家伙，口水都快流到桌子上啦。”

顾方言猛然抬起头，眼睛睁得老大，一句话也不说，拼命喘气。云静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呵欠说：“老师，还有整整一站呢，你着什么急啊。”

季怀古哭笑不得，为什么最有天分、自己最看好的两个学生都是瞌睡虫投胎！可怜自己作为教授的尊严啊！他注意到顾方言的脸色很差，神色有些不对头，问道：“方言，你这是怎么了，睡傻了？”

顾方言愣愣地说：“老师，我刚刚做了个梦。”

云静顿时瞪圆眼睛：“顾方言，你有没有搞错，这种地方你还能做梦，不愧是属猪的啊，我算服了你了。”云静的眼睛本来就大，明眸皓齿，这一点占据了云静美丽元素的一半，这一瞪圆了的效果更是夸张，跟日本卡通片里的美少女有得一拼。

季怀古暗暗好笑，心想你就别五十步笑百步了，你们两个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差多少。还是不能和老师我比啊，起码我季怀古打瞌睡的时候就不会流口水。

当下季怀古正了正身子，咳嗽一声，装出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表现出男人十二分地的成熟稳重和内敛，关切地问道：“到底是什么梦，把你吓成这样。”一边说，一边还伸手拍了拍顾方言的肩膀，像是安慰自己的宠物狗。

顾方言受宠若惊，吞了口唾沫说：“我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梦，只梦见我到了一个丘陵草原上，身后好像有巨大的多足怪兽在咆哮追赶，我很害怕，只好不断奔跑，我跑出了好远，翻山越岭，危险还是在我身后逼近，后来我突然失足摔倒，接着就醒了。”

云静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脑门：“Oh, My god! 好一个侏罗纪的梦境啊。”

顾方言脸一红，并没有反驳，他心虚地避开云静的目光，从口袋里掏出近视眼睛戴上，无辜地望向车窗外。

季怀古暗自好笑，他可心知肚明，顾方言的这种神态、这种表情，表明了

他对云静有种特殊的畏惧，而这种畏惧往往正是爱的表象。

顾方言这小子，一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暗恋是天底下最万恶最残酷的事情，季怀古心说，这个滋味你小子就好好消磨吧。爱情可不是期末考试，老师半点儿忙也帮不上啊。更何况，云静和自己之间还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季怀古偷偷一斜眼，正好撞上云静看向他的幽怨眼神，连忙低头。他心慌啊，耳边那句“老师，我是认真的！”如晨钟暮鼓般震荡心神。他季怀古千不怕万不怕，就怕一个“女人”对他说“认真”二字。

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是他现阶段的情感准则，更何况，云静还是他的学生。虽然他对美丽的女学生时常有某种不良的幻想，但那也只是幻想啊。他可不想堂堂一个风流倜傥的季怀古教授，变成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衣冠禽兽。

所以，有什么龌龊念头还是将之保留在脑海里吧。思想上的坏蛋可以做，豆腐可以不经意地吃，但是还是敬而远之吧。

他还记得那天是怎么回答云静的，那真是个惆怅伤感的下午啊。

“老师，在浇花呢。”一条白嫩闪光的小腿出现在季怀古的眼前，不用抬头季怀古也知道这是谁，每次看到这腴直的小腿，季怀古都有伸手去摸一下的冲动。季怀古放下手里的水壶，直起身子，脸上堆满笑意：“是云静啊，找我什么事？”

这个笑脸堆得季怀古脸部的肌肉生疼，连他自己都怀疑这笑容中泛滥着淫贱，天地良心，自己实在免疫不了美女的气息啊。

云静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季怀古的胡思乱想，她支支吾吾地说：“没有，刚好顺路经过这里……其实，也不是，我，我是有事请教老师。”一句话没完，云静的脸就红了起来。

顺路，才怪！季怀古所住的教工公寓是B大最偏僻的地方，再顺路也不会顺路到这里吧，如果不是顺路，那么……嘿嘿，韦小宝有言道，女人脸儿红，心里想老公。莫非……季怀古狂喜，满脸都渗出油光……阿弥陀佛，天可怜见，恐怕本教授今天有嫩豆腐吃。当即一本正经地说：“好好好，要不，我们进去说。”

季怀古说着便心惊肉跳地伸手去揽云静的肩膀，心里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慌不要慌，要面露微笑要大义凛然，这也是关怀和爱护学生的体现嘛。

他这边正心怀惴惴，手还没按上云静的肩膀，不料云静却主动向他靠了过来，脑袋枕在他腋窝和胸脯的交界处，令季怀古如遭电击。

云静仿佛看出他的窘态，眨眨眼，恢复调皮的神情，歪着脑袋突然问出一句让季怀古大冒冷汗的话：“老师，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我……啊……对啊，老师当然喜欢你……老师怎么能不喜欢自己的学生呢，不喜欢自己学生的老师不是好老师。”季怀古发现自己的舌头居然也会打结，差一点被牙齿咬着。

“那老师对我的喜欢是不是比对其他学生多那么一点点呢？”云静往季怀古身上靠得更紧了。

“啊……当然，当然，学习用心的学生老师总是会更喜欢一点的。”季怀古心中大叹自己叶公好龙，自己朝思暮想，日也盼夜也盼的师生艳遇活生生逼近自己的时候，不但半点激动没有，都快吓得尿裤子了。

“更喜欢是多喜欢？”云静忽然在季怀古的宿舍门口停下脚步，转过身，将季怀古堵在门外。

季怀古和云静灼热的目光一对上，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额头汗水涔涔而下，更不幸的是他比云静要高出半个头，两人挨得又近，那汗水由前额至面颊，由面颊至下巴，最后由下巴滴落，恰巧滴进云静敞开的衣领，顺着白嫩滑腻的乳沟流淌。

云静被季怀古的汗水一激，浑身打了个哆嗦，忽然伸手吊住季怀古的脖子，嚤吁道：“不管老师喜欢云静有多少，云静都喜欢老师，云静一直喜欢老师。”她吸起嘴巴，印在季怀古的嘴唇上。

季怀古大惊失色，条件反射似的推开云静：“不，我们不能。”

“为什么不能？”云静瞪着迷惘的眼睛，“难道，我有师娘了？”

“没有。”

“既然老师你是单身，我们为什么不能？老师，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看我的眼神和看别人的不一样，我知道的。你喜欢我，我也喜欢老师，为什么

不能？老师，我是认真的！”

认真！季怀古连退两步，直到自认为和云静之间是安全距离了，才闭上眼睛思考该如何回答云静。

他该怎么说？他能说自己最害怕听到认真两个字？他能说他还想继续玩世不恭地过几年自在的日子？他能说其实看每个漂亮女生都会是那种异样的眼神？老天，他季怀古可不想自砸饭碗呀，他还得继续在B大混呢。他只能道貌岸然地说：“云静，你冷静一点，老师给予你的只能是爱护的爱，不是爱情的爱。我想，你这么聪明的女孩子，会明白的。”这话说得他自己都想吐。

云静的眼泪流了下来，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如同镶嵌在脸上的钻石，她用泪眼逼视着季怀古，喃喃道：“老师，我暗恋了你四年。进B大第二年，你教我们汉史，那时，我就从你的眼睛里读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努力学习，只为考上研究生接受你的辅导，接近你，照顾你……”

季怀古越听越不是味儿，越听越觉得自己对云静还真有点色情以外的那种意思，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师生恋在B大可是史无前例，恐怕他一个小小的教授背负不起那些排山倒海的舆论。

“其实，老师早有意中人了。只是……”季怀古长吸一口气，终于说出了那个既蹩脚又伤人的谎言，“那个人不是你。”

云静明显愣住了，睁着眼一动不动，她不动季怀古也不敢有所动作，时间仿佛在那个下午停顿。也不知挨了多少时候，云静从背包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擦去脸上的泪痕，努力使脸上泛出一丝笑容：“那么，恭喜老师了，办喜事的时候，要多给我几包喜糖哦。”

季怀古张大嘴巴：“你没事吧？”

“我没事，跟老师开了个玩笑，呵呵。”云静搓搓手，“那我走了。”

“你不是还有事要请教我吗？”

“没事了，没事了。”说着云静就快步奔了出去。

季怀古看到云静远去的背影，她的肩膀在剧烈地耸动着，便也情不自禁地泛出一丝哽在喉咙里的心痛来。

还好，这件事以后，云静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在季怀古面前一如既往地开

朗。可季怀古总觉得这样的开朗是一种强烈的掩饰。

想到这里，季怀古准备就顾方言的那个梦镜发表一点意见，借以打破尴尬郁闷的局面，但是列车却开始广播：

“旅客们，前方即将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武吉车站，请大家携带好行李物品……”

武吉是个相当奇怪的西部山城。主城区被大片大片的丘陵草原包围，被称作西部小江南。和其他西部城市不同的是，这里风沙并不严重，一条宽阔的影河贯穿了整个武吉城市，影河水是高山积雪所化，冰凉清澈，在武吉市形成独具特色的山城小气候。

到了武吉，便如同到了婉转绿嫩的江南一般。但是这里的淳朴却是江南无法比拟的，这里略显简陋的原生态也是被经济腐蚀的长江三角洲无法望其项背的。

空落落的武吉市火车站没多少人，前来接站的是武吉市文物管理处的办事人员老王。老王相当热情，看到季怀古教授一行就不停地握手，连连说着欢迎欢迎。这手握得云静满脸通红，颇有些不好意思。

再次回到武吉，顾方言却没有丝毫激动，十几年前的武吉市和现在的武吉市自然大相径庭，顾方言在这里没什么牵绊，当然没什么感觉。这一点季怀古能理解。有一次季怀古心血来潮，回老家的时候特意到当年就读的小学去缅怀儿时的记忆，不料那小学已经改成了养猪场，令他大倒胃口。可见，改变有时候是多么让人腻味的事情。

随老王一起来的还有个驼背人，姓李，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走起路来一躬一躬的，活像一只大龙虾，季怀古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觉得他有可能是三十多岁，也有可能是六十多岁。据老王介绍，他是一名机动三轮车的驾驶员。

文物管理处给季怀古教授安排的办公住宿地点是位于市郊的老文化馆，那里离古墓比较近，但是交通却极为不便，只有一班直达的公交车。

武吉市是个贫困市，文物管理处更是个清水衙门，经费有限，也没有专门的配车，所以老王就帮忙叫来了一辆机动三轮车。

将三个人的行李搬上机动三轮车，车上已经没什么空间了，季怀古师生

三人坐上去之后更挤得满满当当。老王一看实在没有自己坐的地方了，尴尬地笑了笑，从口袋里取出一串满是铜锈的钥匙交给季怀古道：“这样吧，你们先去，我骑脚踏车随后就到，你们到了先看看缺啥东西，我到了就给你们安排晚饭，顺便把缺的东西补齐。”

季怀古还没来得及回答，那边的李龙虾已经发动了车子。破三轮的发动机倒不坏，一点火就开跑，吓得云静花容失色，紧紧攥着车厢边框惊叫不已。顾方言终于逮着了机会报复：“拜托，我神勇的师妹啊，一辆机动三轮车就把你吓成这样，亏你还是学考古的，赶明儿你进了古墓还不缩到我怀里来啊。”

云静骂道：“讨厌，我不是从来没乘过这东西嘛。”

机动三轮车在市区马路上行驶得还算平稳，三个人有说有笑，甚至还能立起半个身子打闹。但是车子一出城，跑上郊区丘陵般高低起伏的石子路，顾方言也忍不住大呼小叫起来，一辈子的颠簸仿佛都被他们提前感受完了。连季怀古也忍不住大声问：“师傅，还有多远啊？”

李龙虾天生嗓门就大，在摩托车的轰鸣声中听起来便如汽笛一般刺耳：“不远了，再有一半路程就到了。”

坐着的后面三个人顿时无语，还有一半路，这不是要人命么！李龙虾貌似还嫌这个消息不够坏，补充道：“我说，你们怎么愿意住老文化馆那种地方啊？真够胆大的。”

季怀古心中咯噔了一下：“那文化馆怎么了？”

“要说也没怎么，就是那地方曾经吊死过人，废弃好多年了，一到晚上就阴森森的。”李龙虾说话间，三轮摩托突然熄了火，他跨下驾驶座，蹲在那里检查发动机，接着问道，“不过你们都是科学家，不信这个的。再说又都是年轻人，火气盛，镇得住。”

停车处是块相对平整的土地，四周农田里青苗起伏，旷野中略带草腥气的微风轻轻拂在脸上，春天的气息便从鼻孔直钻到人心里去。时近黄昏，天上漂浮的白云被染成了淡淡的金色，绚丽多姿。云静刚刚感受到乡野春光的美妙，猛听李龙虾那么一说，内心陡然蒙上了乌云。

欢闹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仿佛连轻风也捂住了嘴巴。三个人一时无语，均

感诧异。

云静曾经见过一个上吊死去的女人，还在她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因为家庭纠纷，就吊死在学校的女厕所里，猩红的舌头伸出老长，眼球几乎要突出眼眶外。云静是第一个发现的，当场吓晕了过去，后来大病一场，每晚做梦都能看到那恐怖的一幕，为此云静还休学了一个学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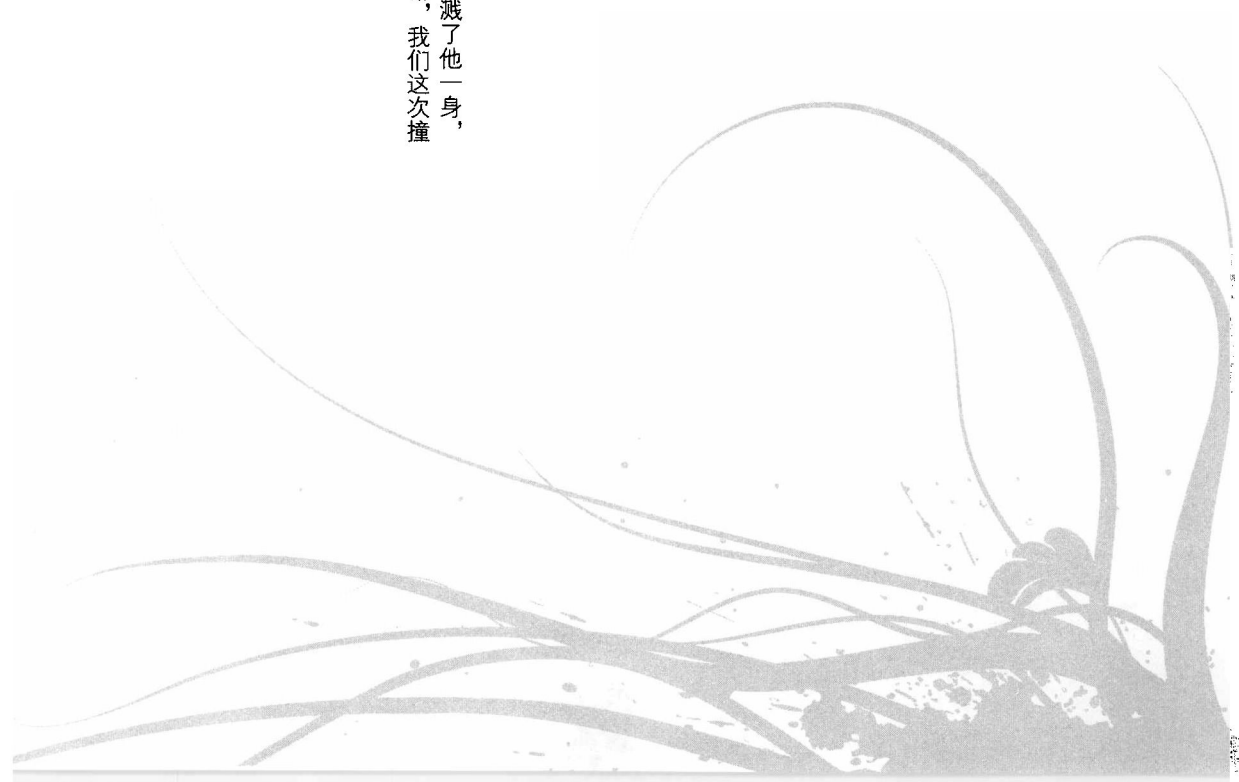
云静之所以选择历史考古这个专业，和小时那件事也不无干系。那间小学后来封闭了出事的女厕所，女厕所常年无人光顾，更显得阴森可怖，关于那里的种种诡异传闻一直在学生口中流传。

可以说，云静的整个少年时代，都笼罩在这件事的阴影里。云静的性格上有其坚韧的一面，越是不能解释的事，她便越想去了解，长大后她本想考取生命科学的专业，第二志愿才是和死人打交道的考古专业，没想到高考没发挥好，这才到了季怀古任教的大学。

云静没有预料到，此行的住宿地居然让她又一次直面童年阴影。

第二章 谁的背影在游移

毛林松手中的酒杯「趴嗒」一声掉在桌子上，酒水溅了他一身，喃喃自语道：「我的乖乖，汉朝的封王不就是地方诸侯嘛，我们这次撞上大玩意了！」



破败的围墙，锈迹斑斑的铁门，红砖白线的苏俄式两层小楼，小楼正门的门楣上依稀可见剥落残缺的几个大字——武吉市文化馆！

如果在院中心竖上一杆红旗，这里的环境就像极了云静幼时的那座小学。

李龙虾拉着季怀古师生三人到达这座位于郊区的双层带院小楼时，太阳已经下山，天在将黑未黑之间，破旧的文化馆孤独地竖立在土坡的顶部，和土坡下的村庄遥相呼应。在天边残余红霞的映照下，红砖墙身一半黑得发乌，一半却鲜红如泣血，旧屋如同有了生命，显得倍加诡异。

顾方言用脚踢了踢生锈的门：“这地方挺好的啊，说什么闹鬼，你胡说八道吧？”边说边拿眼去瞪李龙虾。

李龙虾避开他的眼光，喉咙发颤：“我可不是吓你们……你们不信就算了，已经把你们送到了，我走啦。”

云静见他言辞闪烁，没来由地又是一阵心惊肉跳。

“李师傅慢走，请教你一个问题。”季怀古拦住李龙虾，“武吉市的文化馆当初为什么选择建在这里，而不是城区？”

李龙虾摇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文革’时期这里是造反派的一个据点，那时候城里有一个造反派，城外这里也有个造反派，两派人天天开枪放炮，听说死了不少人，后来文革结束，这里不知怎么就成了鬼屋，还有人说亲眼看到过吊死鬼，所以没人敢再来这种地方了。”

李龙虾面无表情地说完这番话，匆匆和季怀古师生告别而去，看那三轮车离开时带起的漫天烟尘，简直就像落荒而逃。

“老师，你真信这里是鬼屋？”顾方言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笑道，“一个废弃的空置房屋，总会有些稀奇古怪的谣言，喜好搬弄是非的人就依靠这些谣言制造点吓人的故事，弄得大伙儿人心惶惶，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没有鬼，心中有了鬼，才是见鬼。”

云静鼓掌道：“师兄说得真好，尤其是最后一句，简直堪称哲学家，让你学考古，真是屈才啊。”

面对云静的讽刺，顾方言脸不红心不跳：“事实就是这样，鬼在心中，老师，你说对不对？”